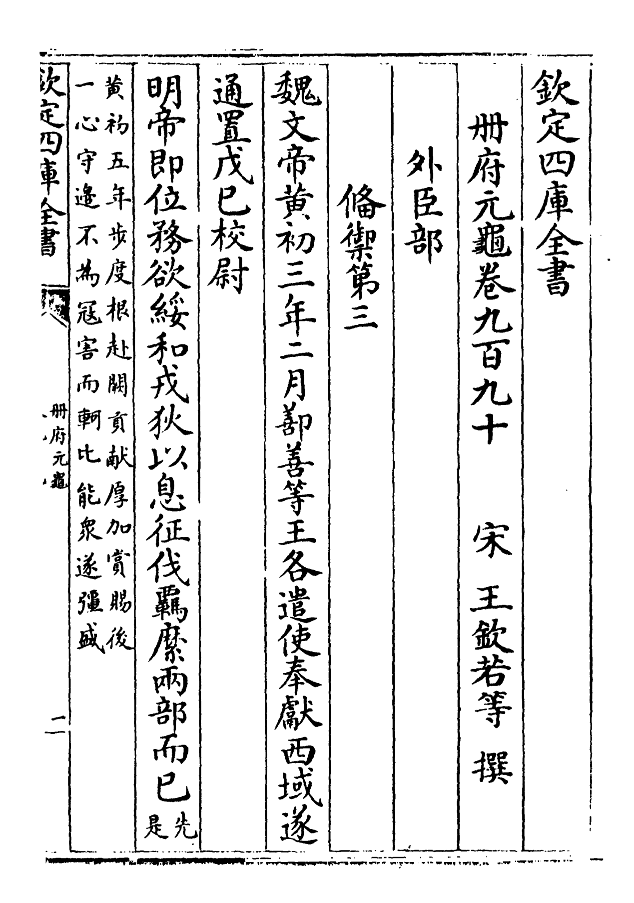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備禦第三

魏文帝黃初三年二月鄯善等王各遣使奉獻西域遂通置戊已校尉

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先是黃初五年步度根赴闕貢獻厚加賞賜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

晉武帝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年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風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

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通化
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
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
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
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効也故匈奴求守
邊塞而俟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
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
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

逺征期令境内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誅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雒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北狄交侵中國不絶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絶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呑蠻氏

晉弱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冦賊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

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戍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其河内及遣北軍中候宋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繇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
臨衝自西阻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冦惟此為
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
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冦
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
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
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

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謡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其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計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

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隂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别要害易定之故得成其功也

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差昏夭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

署矣而今興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縣巳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離流迸未鳩聚中之人戶皆為饑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之蝵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榖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榖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賊盜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為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熈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

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繇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

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戸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忘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停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懐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

時人服其深識

西涼李暠脩燉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

後涼呂光時羣議以高昌雖在西陲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

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又置巴州以威靜之

後魏明元太常八年正月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

太祖始光初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先後北平王長孫嵩平陽侯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屈丏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邉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産足以富

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形性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廵狩

延和元年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

大延二年八月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

人通沙泉道

五年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

太平真君五年帝蒐于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

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澗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六年八月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漢以餌蠕蠕

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延千里

九年十二月北討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内留守而還

孝文延興五年六月典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

太和中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

征伐四尅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賫資粮而飲食自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部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

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乃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無往至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

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專習戈楯二萬專習騎矟脩立戰場十月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當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餽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懐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遣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遂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輙决赦其小過要其大功兵力資其給

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逾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一二帝又引見群臣議伐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勅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漢今為應乘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

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誾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
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冦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屢
興征伐者以有未賔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為揺動兵
革夫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帝又曰
今欲追蠕蠕使還應有書誾以不得臣以為宜有乃詔
誾為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兇事帝曰卿為中
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論彼之兇事若知而不作
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在誾對曰昔蠕蠕主敦

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
帝曰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君則臣悦卿云不合弔慰是
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帝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
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凌辱恐其
還化必被謗誣昔劉准使殷靈誕每下人不為非禮之
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為㫖書可明牟提
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宣武延昌三年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義舒喻蠕蠕

孝明熈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脩
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子
倫表曰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使
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羇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
姿聖明之略經啟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
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
隆不世赫雷霆之威震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
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案劔璽書不出世宗運籌

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於時醜類送款闕

上亦述遵遺志念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強能言

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此往日梁通敬求和以誠

肅未絕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

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

懼之以強儻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

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踈之則怨狎之則侮其

所繇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

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其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疋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馮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為不顧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出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威不失位於域中天子

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除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濵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已斯亦陛下之髙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案甲養民務農安邉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祀衡山登稽

嶺窺蒼梧而反與邊徼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懽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景業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

正光四年二月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持節喩之時帝以沃野硎薄骨律武川撫宜柔遠懷方禦夷諸鎮至改爲州其郡縣戍各令准古城邑詔河南尹郡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且置立裁減去留諸兵積粟以爲邊備

東魏孝静帝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東北道行臺差選勇士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為河南大使簡發勇士

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武定元年八月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士隥四十日罷

文宣帝天保元年受魏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時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謂之勇士以備邊要

三年十月乙未幸離石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成百四餘里立三十六戍時楊裴為都水使者帝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裴監築長城作罷行南燕州事

六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十二月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十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於長城内築重城自湩雒扶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武成帝清河二年三月詔司空斛律光督氐營軍士築戍於軹關

後主武平元年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後周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為大司徒詔翼廵長城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隋高

祖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脩築長城二旬而罷又云開皇初遣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黄河西距綏州南出勃嶺綿亘七百里明年帝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邉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冦又黄門侍郎劉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難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盗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竒其志

二年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十二月乙酉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

六年二月丁亥發丁男十萬脩築長城二旬而罷

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餘脩築長城二旬而罷日前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帝遣長孫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攝圖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實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繇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表高祖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表引居攝

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孺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亦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七年攝圖死遣長孫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安樂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帝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柔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帝曰善

煬帝大業初右光祿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納突厥啟

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煬帝即位恩澤彌厚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閒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葢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納啟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有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葢其本心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晋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還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邉

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又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座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繇是甘心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黄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番至者十餘國後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

為番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

三年七月丙子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死者十五六

八月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內使侍郎裴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晋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

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
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
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
亡脅令自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
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
之帝納焉其王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楡谷而東
詔嵐州刺史衛玄監督之

六年遣侍御史常節召突厥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黄門侍郎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分為兩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

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重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刼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

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又云裴矩縱反間於突厥酋長射匱使潜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逼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悦賜矩貂裘及西域珍異

十一年八月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内史侍郎蕭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較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番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乃是閼氏之力况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軍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切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

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為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即義成公主也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繇是突厥解圍蓋義成主之助也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狂悖為寇擾何能為以其少時未敢肅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河池郡守

唐高祖武德初以豐州絕遠先屬突厥交相往來吏不能禁隱太子建成議廢豐州虛其城郭權徙百姓寄居

于靈州割并五原榆平之地於是突厥遣處羅之子都射設率所部萬餘家入處河南之地以靈州為境

二年二月癸酉令州縣脩治堡同以備胡

三年七月甲戌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胡

四年正月辛巳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山谷切懷首鼠冦抄居民侵擾守候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即就誅夷驅略之民復其

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五年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之衆寇山東遣車騎將軍
元韶為瓜州道行軍總管以備邊
八月甲戌吐谷渾寇岷州總管李長卿拒之反為所敗
遣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滑州刺史且雒生援之乙卯
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將軍段德操雲州管李和
等率兵以拒之
丙辰頡利可汗率騎十五萬人入鴈門巳未突厥進寇

并州以左監門將軍李勣為齊州總管太子左衛率蘭蓍為亳州摠管驃騎將軍張德政為鄆州摠管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兵越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叚德操趍夏州邀其歸路辛酉帝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璹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書令封德彛進曰若不戰而和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尅捷而後和

親此則威恩兼舉帝然之戊辰吐谷渾陷洮州還武州
刺史賀拔亮防禦之
六年七月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右武侯大將
軍李高遷不能禦率衆而遁為賊所敗行軍總管尉遲
敬德率師援之
七年六月遣邊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備胡
八年正月己酉帝與羣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
進曰末若多造舩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黄河之中

足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温彦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帝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船

五月巳酉帝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始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此土宇務共安民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為詔述朕此懐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温彦博進對曰遼

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前立於
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
漢且中國之於四夷猶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尊俯同
藩服帝乃止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二軍
大數文德至是突厥頻為寇掠帝志在戚之復置十二
軍以太常卿竇誕為叅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為鼓
旗將軍淮安王神通為玄戈將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
為井鉞將軍又衛大將軍張瑾為羽林將軍左驍衛大

將軍長孫順德為奇官將軍右監門將軍樊世興為天節將軍右武侯將軍安脩仁為招揺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為折威將軍左武侯將軍王長諧為天紀將軍岐州刺史柴紹為平道將軍錢九隴為苑游將軍簡練士馬將圖大舉焉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兵於華亭縣及彈箏硤水部郎中姜行本築斷石嶺之道以備胡

七月甲辰帝謂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強吾慮

其擾邊禮同敵國今既包藏禍心不顧盟誓方為攻取之計無容更事姑息其後書改為勅詔乙酉頡利可汗冦相州叛胡眭伽陁攻武興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能尅復命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大谷丁巳命秦王出蒲州以備胡冦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冦并州癸亥突厥冦靈州丁卯突厥冦潞沁韓三州左武衛將軍安修仁擊胡眭伽陁於旦渠州破之遣李靖出潞州道又令行軍總管任瓌

屯太行

九月癸丑突厥寇蘭州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師援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霍國公柴紹帥師援之

九月正月辛亥突厥聲言入寇勅州縣修城堡謹烽候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備胡後竟不行

六月丁巳突厥數萬騎圍烏城遣齊王元吉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率兵援之辛未突厥寇渭州遣左衛將軍柴紹率兵禦之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鐼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汪兆鼎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備禦第四

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突厥入寇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檢校戸部尚書裴矩等二十餘人各陳禦寇之策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凶徒虐我黎庶朕將禦戎躬親翦撲先事滅之

然後施行公華不須為慮也已邜突厥寇高陵辛巳行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輙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頗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

命蕭瑀封德彞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縶思力於門下省于時兵將大集遣瑀德彞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曜日連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威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由是大懼帝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於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

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内直入渭濵蓋以我國家初有内
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
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
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
則必尅與和則必固朕服匈奴自兹始矣公等宜記之
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嘆曰非所測也乙酉又
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而
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

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何徃不勝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我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静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我所不能忘懐也又凶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彼

既得所欲固知其退也然頑虜驕恣必自是始亡破之漸其在兹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等寧知之乎瑀再拜曰聖略宏遠誠非愚臣所能及也

九月丙戌遣殿中監盧寛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蕃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戸口者令歸之壬辰修緣邊障塞以備胡寇下詔曰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規所以作固京畿設險邊塞式遏寇虐隅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喪亂黔黎凋

盡周州城空虚突厥因之侵犯疆埸乘間幸釁深入長驅寇暴滋甚莫能禦制皇運以來東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于涇渭蹂踐禾稼駭懼居民喪失既多虧廢生業朕分命師旅挫其鋒鋭頻獲名王每夷渠帥然而凶狡不息驅侵未已御以長筭利在修邊其北道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寇然蕃情難測更事修葺僉曰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役畚鍤之用興發且多念彼劬勞

用深怵惕加以普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即科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予不信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醜虜馮陵寔為民患其城寨鎮戍須有修補審量遠近計度功力所在軍民且共營辦所司具為條式務使成功宣示閭里明知此意

十二月已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獠反請兵討之帝曰獠依山險蓋是其常當撫以恩信自然知感何乃不弘德化先縱兵威豈為民父母之意也竟不許

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帝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蕃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遺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未決孰為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所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巳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庭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帝從無忌之議突厥尋而喪滅

二年四月丁亥突厥可汗為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乞師帝謂近臣朕與突厥頡利結為弟兄不可以不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計安在兵部尚書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為守信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

四年三月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

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講准漢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帝將從之祕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

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宼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柰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我肘腋偪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

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
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
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
晋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都平吴已後郭欽江統勸武
帝遂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雒前代覆
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
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故先哲
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内地

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懐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内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彦博既口給引類百端帝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巳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居交河城十一月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七年閏六月戊辰帝曰蓋蘇文殺其王而奪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不欲勞費故未動衆也朕將勑契丹靺鞨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鋭力有餘而不用之所謂止戈爲武者也司徒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殺君罪大懼恐大國且聖

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有表疏告難陛下
且賜璽書以隱之其既獲自安必當順以聽命更恣無
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帝曰善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
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兹九月大舉臣社
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偏師以存救援
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為三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
爾三國高麗百濟旋踵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

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
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總契丹靺鞨直入遼
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
侮然四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為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千
朱袍丹幟二國兵至逮而陳之彼見者以為我兵必皆
奔走此為二策百濟國負海之險不修兵械男女分雜
相好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甲卒銜枚汎海直襲其
地爾國以婦人為主為隣國輕侮失主延寇靡歳休寧

我遣一宗枝以為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往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此為四策爾宜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難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

十八年九月乙巳相里玄奬使高麗還玄奬初至平壤蓋蘇文破新羅兩城帝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

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動轉輙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天子出師吊伐須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取之為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竝誅夷海内之人徼外之國畏威讋服為此也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更發怒

再興衆兵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為魏徵苦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而若仰中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餘年間邊境無事矣帝曰魏徵此諫良為失中然一計不當隨而尤之後有良筴安肯更發我亦隨知事誤而竟不能涉言耳

六月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兵甲便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念爰

命使者詔彼兩蕃戢兵敦好而高麗姦慝攻擊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宗衛率高履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奚靺鞨往遼東問罪屬遼水泛溢儉等兵不得濟

十九年七月帝征遼東於安市城使李勣攻安市時從行文武亦以為摧高延壽拾餘萬軍高麗膽碎乘破竹之勢今乃其時張亮水軍在卑涉城召之信宿相會直取烏骨渡鴨淥水迫其離心安有機變掃清夷貊在此

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行師與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儌幸今建安新城賊酋十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其兩城然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

十二月詔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馬鎮朔州又命守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杜宗等發勝夏寧綏丹延鄜坊石隰等十州兵馬鎮勝州又令勝州都督宋君明

左武侯將軍薛孫吳仁等發靈原寧鹽慶等五州兵馬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三州突厥兵馬與道宗等相應虜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先是又領軍人將軍執失思力引兵伐延陁虜其駞馬數千口業護犯邊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陁多彌可汗大敗之帝以延陁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介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衛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

各統所部兵分道竝進又令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領涼州及胡兵同入以為聲援初薛延陁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迎親之禮帝志懷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悦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師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為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以足矣於是税部諸羊馬以為聘財或説可汗曰我薛延陁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為一國主何有自往朝謁如或拘畱悔之無及

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逺被日月所照皆來賔服我歸心委質冀得一覲天顔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畐有主舍我别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决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令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陁先無府藏調斂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涉磧無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帝於是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既而其聘羊馬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為戎狄不可以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重如是反其

使者群臣或勸帝云既許以公主妻延陁邉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帝謂之曰君等進計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强而中國弱所以厚餙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强而北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匍匐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長雜姓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拾餘部落兵數萬并力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延陁為我所立懼中國也今若

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首更遵服之夷狄之人豈無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以自噬也吾今不與其女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弃之其爭擊延陁必矣君其志之既而李思摩數遣兵侵掠之延陁復遣突利失擊思摩志定褭掠百姓而去帝遣英國公李勣援之遽已出塞而還帝以其數與思摩交兵乃璽書責讓之又謂其使人曰語爾可汗我天子竝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邉者

但當來也可汗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帝答以優詔而止其兵及太宗拔遼東諸城破駐驆之陣降高延壽聲振戎狄而莫離支潛令粟靺鞨誑惑延陁啗以厚利延陁氣慴不敢動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尚舍奉御天山縣公麴智湛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府州刺史往鎮撫焉

三年六月戊申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并州都督府長史

張緒發并汾步騎萬人往戍州發遣延陁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伊麗道行軍揔管蘇定方討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收其所據之地

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落為匐延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嗢鹿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利施部為挈都督府以胡祿屋闕啜部為監伯都督府以攝舍提暾啜部為雙阿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為

鷹娑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竝隷安西都護府

三年正月立龜兹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為龜兹王初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國相那利私通布失畢知而不能禁布失畢左右頻請討之由是國内不和遞相猜阻各遣使來告難帝聞而盡召之既而京師因那利而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行至龜兹東由分泥師城而龜兹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通使降於

賀魯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於是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死胄與羯獵顛决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殺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又拜白素稽為都督以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為西州都督以統高昌之故地總章二年九月詔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移稅凉州南近山安置時議者恐吐蕃以舊怨更擊之帝詔左相

姜恪右相閻立本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司戎少常伯崔餘慶左衛將軍郭待封司元少常伯許圉等議之諫發兵先擊土蕃閻立本曰自去歲以來微少甘澤粟價騰踴倍於常年閭閻之間大有饑乏今又遠興師旅將轉益憂勞如臣愚見以為未可契苾何力又曰吐蕃在西經途稍遠又與諸羌連接臣恐大軍纔到便即西走且山路險阻遠逐甚難軍糧雖繼未易深入慮其開春以後必來侵逼吐渾如其更來臣請不須救援蠻夷無

識便謂國力已疲遂自驕矜無所懼憚然後命將出師一舉可滅之矣姜恪曰何力言非也吐谷渾歸附日久吐蕃乘勝逼之必不能禦儻若不救坐見滅亡此則邉境憂虞無所控告既虧聖德又沮國威臣之愚慮謂宜拯恤且使小蕃得存然後更圖大舉議竟不定谷渾竟不移而止運上元三年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姓先從在涂河及徐兖等州者權移熊津都督府

於建安故城以處之

儀鳳二年十二月勑曰朕君臨宇宙司牧黎元普天之下罔不率服亹爾吐蕃僻居遐裔吐渾是其隣國是乃奪其土宇往者暫遣偏裨欲復渾王故地義存拯救事匪稱兵輙肆昏迷潜相掩襲既無備預頗喪師徒因此鴟張每思狼顧除凶伐叛王者所急前歲將發六軍問其罪戾復以小寇無勞大舉按甲息兵庶其改過不思惠愛更起回邪敢縱狂惑專為寇盜或攻圍鎮戍或驅

抄羊馬烽燧頻舉煙塵不息候隙乘間倏來忽往比止令鎮遏未能即事翦除莫懐寛大之恩遂長包藏之計禍盈惡稔當自覆滅今欲分命將帥窮其巢穴尅清荒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稱勁勇汾晉之壤人擅驍雄宜令關内河東諸州廣求猛士在京者令中書門下於廟堂選試外州委使人與州縣相知揀練有膂力雄果弓馬灼然者盛宜甄採即以猛士為名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為患召侍臣問吐蕃小醜屢犯邉

塞我比務在安輯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埸日駭圖之又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給事中劉景先奏曰攻之則兵威未足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養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興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即一舉而滅之矣給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良吏營田以救糧儲必

待足食方可一舉而取之帝曰朕生於深宫未嘗躬擐甲冑親踐戎行宿將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授戈俊傑安能克滅兇渠海東二蕃往雖旅拒高麗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中國事雖巳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巳須善謀之中書舍人劉禕之對曰臣觀自古聖主明君皆有夷狄為梗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馮陵未足為恥願戢萬乘之威寛萬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徵

曰聖人御物貴在從時今凶奴陸梁邊夷桀黠弗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謀臣謂非便帝曰此賊驕狠未識恩威罪跡貫盈方當就擒和好灼然未可中書侍郎薛元起曰臣以為敵不可縱縱敵則患生防邊則卒老不如料揀士卒一舉滅之帝顧謂黄門侍郎來嘗曰自李勣亡後實無好將當今唯以張虔勖等差為優耳嘗奏曰昨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為諸將等失於部分遂無成功當今更無好將誠如聖旨竟議不定乃賜食而

遣之是年以吐蕃犯塞选州人魏真宰詣闕上封事曰
臣聞理天下之柄有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
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然論武者則弓馬
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則以篇章為首而不考
之以經綸奔競相誇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晋史每鄙何
宴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流亦復不少竝何益
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辨亡論而不救河橋
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扎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

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抑又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戍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國之英靈亦其才力所至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强弱將有能否是知大將之臨戎也以至為本漢高祖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鬭智魏武之神機冠絶猶倣法孫吳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背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當今朝

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力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如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修復河南沈慶之知不能尅謝玄以書生之資拒苻堅百萬之衆郗超言其必勝雖復時有古今求之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氣銳之與識畧耳昔李左車陳湯吕蒙馬隆孟觀竝出自貧賤勲效甚高未嘗聞其家代為將以四海之廣兆庶之衆其中豈

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臣又聞之賞者禮之源罰者刑之本故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君國之紀綱古人云國無紀綱雖堯舜不能為化今罷不能行則賞以難信故人間議者皆云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小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賜勲庸漸傾倉庫嗇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

徵湏應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而表信曹公割髪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蘋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紀不行動仍淹滯臣以吏不奉法主司之過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如秦懐恪使天下知聞皇天何能熖逺而不炤近哉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姦詐棄

之都市及征高麗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
以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
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
蕃之平未在旦夕且凡人識不經遠類皆隨時生言吐
蕃戰時前隊死盡後隊方進衣甲堅厚人馬甚多又止
有瘴氣不宜士馬官軍遠入利鈍難知前無克獲取斃
之道不積百萬米無為大舉之資臣以吐蕃之對中國
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自然之明暗論其智

也則我明而彼暗論其敵也則我大而彼小夫夷狄雖同之禽獸亦知憂其性命豈肯前隊皆死後隊方進曰彼國虐用其人殘迫使然非心之所願必云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闘當以致㓕取之何憂於不克也向令邊將能殺吐蕃使伏屍蔽野流血成河歛其頭顱聚為京觀臣恐此虜聞官軍鐘鼓之聲望風塵而走何暇前隊皆死後隊方進哉由薛仁貴郭待封覆我師徒軍人喪氣至今不振故虜得其便跳梁於山谷臣又聞興師

拾萬日費千金國家之兵可得而有供軍之糧不可得而濟又今秋之行仰籍馬力不得數十萬匹無以成大舉之資臣請不用太府之錢太倉之粟辦二十萬衆二年資糧馬五十萬匹北滅吐蕃使往還足用若天皇遊意經年之外此功可得而成自國家太平五十餘載百姓富饒四海安樂計當今之戸口其數即倍少於隋時料當今之資財其資還倍富於隋日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

臧臣之所願不至於此臣税天下上至王公下及兆庶但是挂籍之戶口别税錢一百文臣子之心孰不甘税又請放天下禁馬州縣百姓得乘大馬不限牝牡匹數嚴勑州縣明立簿帳不得使其隱漏不過三年則人間精壯之馬可括得五十餘萬匹委州縣長官以所税之錢加價為市取若官軍大舉一朝可得而用議者以禁馬既久忽然聞許恐百姓因馬遂生罪過臣上觀秦漢下至周隋中原變故皆不由馬陳勝項籍之亂秦黄巾

赤眉之擾漢竝徒步而起亦無聞駿騎其後劉石亂華到籍馬匹肆其吞噬有隋禁馬科格甚嚴楊玄感奮臂大呼天下因之喪亂夫故虜以馬為彊若放人乘馬則市取其彊以益中國設不能久行之猶可五六年間通計乘騎使得漸減胡虜之盛私馬既多還是官有臣進退思惟終是國家之利且理有變通事無常准臣之所陳權以濟事必將不可久行後禁亦為未失帝覽而善之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内供奉

則天神功元年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極為凋獘遂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隅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我國兼之矣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昔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

至雒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争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荒徼外以為限竆貨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竆兵極武以求廣地男不得耕於野女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

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庫帑空虛盜賊蠭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獲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異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豈不懷歸畏

此罪𡚁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畏之詞也上
不見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
起若此雖禱祠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
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聚為盜本
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
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
捐之謀而罷朱崖之郡宣帝納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
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

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其禦冦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常代之鎮重而邉州之備實矣況撫綏夷狄蓋防其越境苟無侵侮之患則已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願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所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破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若令邊域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擄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

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

不行識者是之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一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備禦第五

唐中宗神龍元年六月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攝右御史臺大夫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三年正月命内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浦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熈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

戎狄交侵其來逺矣漢高帝納劉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冐頓益驕邉冦不止則逺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詩周雅去病耀武勲列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逺圖此乃騎將之材

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尅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度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辮勇之士班傳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犄角之勢也臣聞昔者漢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

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即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㮚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用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則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於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衆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

保境不可窮兵使内郡黔黎各安其業釋其芻牧輕其
徭賦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惜人之
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
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
整六軍絶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蹛林之酋懸藳
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
理内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静四方臣少慕
文儒不習軍旅奇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

議帝覽而善之

五月戊戌命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衛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以前太子少師唐休璟為特進兼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十月命太僕卿李回秀持節朔方後軍大總管以

備胡寇阿史那獻為持節招慰十姓使

延和元年六月吏部尚書郭元振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河北漢州北界置渤海軍常陽軍嬀蔚州界置懷柔軍每軍置兵五萬人

開元二年二月以鴻臚少卿王晙為朔方軍副大使總管制曰古者獫狁孔熾匈奴浸驕設以三策雖屬備胡之典方於五材未聞去兵之義不有行者誰能扞之王

晙倜儻多智堅剛立節每讀前史思齊古人辭家而志
滅獯戎報國而躬先將校頃虞南牧城彼朔方蕭關洞
開沙漠無事既獲全軍之利則惟保塞之勞嘉其善謀
必有成績昔北逐虜者任專而决外西護羌者功遂而
係上用明分閫之重式副齋壇之期朝實僉諧爾其俞
往其豐安定遠三城等軍及側近軍州宜竝受晙節度
其安北都護府移於中受降城置兵須足食理籍加屯
令正農時足務耕種處置訖奏聞

八月庚申制曰朕明於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我國家光宅天下守在海外後於弔伐之義豈窮兵以黷武先以威德之懷欲安人而和衆將戒不虞諒不獲已突厥比通和好頗負盟約不有金革孰寧疆埸不有師徒誰扞牧圉昔者命彼南仲城于朔方軍出隴西勞於渭北此其備也今寒露腓草秋風揚塵必順時以致師方休農以簡卒我圖靖國其在綏邊衛尉卿兼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克樹勲庸遍

該韜略關張萬人之敵勇不顧身程李二將之名忠於衛主董司戎事行料兵權可充隴右道防禦大使左武衛將軍白道恭等居運六奇行謀百勝早聞營平之議思覩嫖姚之捷可為之副宜取朔方後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捷兒等總十萬人群牧馬四萬匹於秦州成蘭渭等州界逐便屯集教練仍書報贊普其為聲援明加偵候勿使失機

十月戊辰宰臣盧懷慎姚崇等奏曰頃者吐蕃以河

為界神龍年中降公主吐蕃遂過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既叛我此橋既因毀折橋既見毀城自然拔臣等望與郭知運蓋思貴等計議尅期翦撲從之

四年三月關内節度薛訥請於夏州加三二千兵牢相姚崇盧懷慎議曰兵雖不厭多多則費廣降人既納甲仗固亦無虞雖欲縱之其將何往況夏州素有馬二千匹兵一千三百人苟能用之足堪鎮遏待一二年後更

量宜處分許之

七月以突厥默啜背恩降書於降附突厥等曰三姓葛邏禄大漢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匐雞玄池都督實力胡鼻等卿積代已來為國藩捍比緣默啜侵擾中間屢阻款誠遂能改圖不遠而復每思忠節嘉歎實深已頻遣書當達此意然金山安置雖是舊居未知初來並得好否默啜兇忍神怒天亡豈唯不識朕恩亦乃負於卿等復讐雪恥今正其時度卿等忠勇之誠挍彼

殘遺之孽取之有同拾芥滅之何異摧枯兵威暫臨必自面縛故命鴻臚卿鄭嘉祚賫告身袍帶等馳往宣慰便與卿等計會乘其衰弱早就翦除如或因循更令聚結非直有妨於此亦是不利於卿進退籌量固在於速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付嘉祚將往宜各勉思以副朝委今寄卿等錦袍鈿帶并刀子礪石至並領取

五年三月庚戌復置營州於柳城詔曰朕聞舜干戚者所以懷荒遠固城池者所以款戎夷國家往有營州茲

為虜障此北狄不敢窺覘東藩由其輯睦者久矣自趙翽失於鎮靜部落因此攜離頗見負塗之睽旋聞改邑之歎高墉填塹故里為墟言念於此每思開復奚饒樂郡王李大酺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彌嘉秺侯之節咸申懇請朕所難違宜恢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府宜依舊於柳州置營內州縣鎮戍等並准舊額太子詹事姜師度貝州刺史宋慶禮左驍衛大將軍兼營田都督邵宏鄭州刺史

劉嘉言屯田員外郎游子騫等竝貞以幹事恪勤在公
夙精衆官之選任以一方之役師度可充營慶度支及
修築使游子騫為之副宏可兼充燕郡經畧鎮副使仍
兼知修築使事應須人夫粮等一物已上依別勑處分
有司仍速支配師度等竝馳驛發遣
七月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闕下初帝欲遣阿史那獻
為北蕃主而蕪祿拒而不納乃命王惠宣恩賜慰喻惠
未行會安西陽嘉會奏至宰相宋璟蕪頲奏曰嘉會表

稱突騎施車鼻施勾引天食吐蕃擬取四鎮見圍鉢換及大石城嘉會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史獻同掩襲臣等伏以突騎施等跡已叛換葛邏祿等志欲討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傷小滅皆利在國家成敗之狀即當聞奏王惠充使本為綏懷事意既殊未可令去望待以西表至續更商量從之

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軍制曰大原薄伐之地勾注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可以不備黠啜鳴鏑

之餘自貽泯滅骨咄祿勇殺覆巢之餘仍敢陸梁九姓等雖類頗親而仇讐久著譬彼西戎已獻郅支之馘同夫東越初雪會稽之恥深憂復怨固請防萌況高秋在律胡風振野正可以揚武功順殺氣振兹地險張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衆置天兵軍并州長史上柱國張嘉貞有文武之才屬忠公之操較陳利害頻奏封章必能料敵於未形臨宜以決勝可充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喬典禮不易其可用也右監門衛中郎將薛嶮

軍旅之事則嘗聞焉竝為副左拒遼陽之師右連河上之戍車徒列次鼓角傳聲俾其雷斷一方雲横萬里宏兹廟算稱朕意焉

六年二月戊子制曰戢兵始於威武扼險先於要害以制慓俗用綏遠人九姓等頃立勲庸先除桀驁列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獷戎頗近寇盜時侵雖文德未宏武備素設漢垣通於句注夏屋枕於燕山是稱近胡諒藉遮虜固可節其萬部成犄角之形屯我六師示張皇之

勢其蔚州横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
漢兵三萬人以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頡質略等並
望雄蕃緒聲振朔垂戎略既昭兵旅惟緝各陳武列分
統軍政頡質畧出馬騎三千人充横野軍討擊大使同
羅都督比言出馬騎二千人充横野後軍討擊大使迴
紇可汗都督移健頡利發出馬騎一千人充大將軍右
軍討擊大使僕固都督曳勒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武
軍右軍討擊大使左縈右拂先偏後伍作扞雲代指清

沙漠宣威料敵度功蔵務咨爾庶士稱朕意焉其五都督討擊大使各量給賜物一百疋領本部落蕃兵取天兵軍節度其兵有事應須討逐探候量宜追集無事並放在部落營生並使本軍存問務使安輯應修築所及支運兵馬粮等所司亦與節度使商量處置

六月己丑松漠郡王失活卒降書於契丹衙官静折軍副大使可突于曰自從松漠郡王殂殁已遣使吊祭卿蕃部大臣衆情所望事生送死惟義與忠並敦舊好以

副深委近得捍蕃使薛泰表云突厥殺兒到大雒揚言萬衆欲抄兩蕃左手有急右手不助既在一身得其自勉力捍時須覺察審防姦詐自從黙啜破敗殘賊困窮非時逺來冐死邀利以卿智勇制彼狂愚拉朽推枯不足為喻深思此便以効忠功動靜與宋慶禮等籌度勿失事理

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以為武備安人和衆諒在師貞必將簡其車徒務其蒐獮不教人戰何以訓兵

今寰宇雖寧燧燔時警故設備邊之政更申用武之略其劒南磧西關內隴右河東北通燕薊既接邊隅是防夷狄據山川險要量寇賊多少分置軍旅足成修備有事赴敵可以拉朽摧枯無事養人可以拔距投石而將吏非謹甲兵不修加之侵暴仍且役使雖則屢提綱領然猶故忽科條豈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畏永言此弊增歎于懷又諸道軍城例管夷落舊戶久應淳熟新降更佇綏懷如聞頗失於宜蕃情不得其所若非共行割剝

何乃相繼離散既往者理宜招討見在者須加安全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須依國法比來表奏多附漢官或淺其事宜不爲聞達或换其文狀乖遠本情自今已後蕃臣應有表奏竝令自差蕃使不須更附漢官雖復化染淳風終是情因本性刑罰不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應科不得便行决罰具狀聞奏然後科繩咨爾軍僚勉我王事兵必須賈勇奮力馬必須芻牧秣養器仗必須磨礪粮儲必須贍積馭蕃夷必須以威以恩誓將士必須

以罰以賞辨於旗物稱爾戈矛使有勇而知方將料敵而常勝所謂文武竝用國之大經團結十萬衆兵别令訓習分割數萬匹馬皆有供須什物備陳行裝具足俟時而動我武惟揚俾夫涼風至白露下將以執有罪覆昏慝宏厥戎略振斯天聲清彼四方期此一舉其諸軍官吏輒更私役兵及侵漁一錢已上兼失偵候仍墮教習倉儲或乏器械莫修畨部不能安窮寇不能制有一是犯國有嚴誅事或未同仍令所司作條件處分

六月己亥胡賊康待賓反𡊮州不安詔曰國家天覆萬方子育庶彙要荒所列竝入提封日月所炤俱為臣妾莫不凞我德澤納之仁壽神人以和鳥獸咸若河曲之地密邇京畿諸蕃所居舊在於此自服王化列為編甿安其耕鑿積有年序而𣴸然造謀搆此紛孽勞我師旅擾其邊隅不思亭育之愛坐取滅亡之道官軍纔及一鼓而潰雖肇其首謀則有元惡然率以從亂咸為匪人朕思宏其有宥之恩振以好生之惠伐彼有罪捨其脅

從使反側自安胡耆靡獲則譸張之釁爾實自取生成之德我則有焉宜令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王晙宣崇恩命示以柔服諸軍戰士應須酬錄功勲及却投來吐渾党項左右廂降戸雜蕃并胡殘部落或善惡未分或久長取穏若須釐革一事已上並委王晙敘錄處置訖奏聞

十二年七月詔曰懐遠夷納欵附國家常事也邉塞嚴甲兵備軍旅本職也雖萬方和同不可薄其武備百蠻

朝貢不可輕其疆埸今年十月東幸雒京西北土邊倍
宜嚴警其河西隴右朔方太原幽州平盧諸節度使咸
宜裹粮坐甲秣馬利兵明教隊伍遠為偵候使風塵預
知邀截有所安我邊鄙威加戎狄賞罰在兹各宜砥礪
十三年帝將東巡中書令張説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
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
實相乖説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
愛人衆為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

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二虜叶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廵萬一窺邉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説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

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若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廵

十四年五月辛丑於定鎮莫勿滄等五州置軍備突厥

十五年十二月制曰慎守疆埸所以備不虞訓理甲兵所以存禁暴列代通典有國永圖朕以虛薄君臨寓縣上奉天道務在於生育下順人心無隔於夷夏柔服四

裔底綏萬邦慕義向風盡為臣妾納貢述職咸赴闕庭唯吐蕃小醜忘我大德侵軼封域抄掠邉甿言念於兹無忘鑒寐且本設方鎮以防縁邉至於警急宜相救援今故糾合諸軍團結勁卒務令首尾相衛心力叶同張羅網之刑開犄角之勢俾窮寇進不能犯退無所歸秣馬練兵觀亹而動屯田積穀固敵是求殄戎可期戰勝斯在隴右通共團結馬步三萬九千人臨洮軍團八千人河原軍團六千人安仁白水軍各團一千五百人積

石莫門軍各團二千人河西道蕃漢兵團結二萬六千人赤水軍團一萬人玉門豆盧軍各二千人竝依舊統領以候不虞更於關内徵驍兵一萬人以六月下旬集臨洮十月無事放散朔方取健兒弩手一萬人六月下旬集會州下十月無事便赴本道候賊所向賊於河西下即令隴右兵取閤川過朔方合兵取新泉過與赤水軍合勢邀襲令河源積石莫門兵取肯捲撲賊於河源下朔方兵從乳漫渡河并臨洮軍兵馬河源軍合勢邀

襲赤水軍取背掩撲賊於鳳林關下朔方兵赴臨洮與鄯州兵合勢邀襲河源積石兵取背掩撲所要甲兵遂便支供公私營種且耕且戰各宜訓勗以副朕懷

十六年三月丁未制曰隴右河西地接邊寇雖令團練士卒終須常戒不虞如聞吐蕃尚聚青海宜令蕭嵩張志亮等審察事勢倍加防禦當須畜銳以逸待勞其當賊路其要害軍縣處須量加兵馬任逐便通融處置仍揀擇有幹略人檢校明為探候動靜須知主將已下若

捉搦用心事無不理者當加重賞如廢官慢盜式遏乖所者必寘嚴憲仍曉示使各勉職以副所委其營城壘應築未了者竝早令畢功無致延緩闕於備守

二十七年正月詔曰遏寇防邊在於有備興師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尤資振耀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榮王琬自往隴右廵按處置庶宏廟略因達朕懷宜於關内及河東納資飛騎諸色人中揀召取健兒三五

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放還仍於當道將内詮擇一人與所由相知擇召應給糧賜所司還作條列處分

二十八年三月益州司馬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别駕董承晏等通謀都局等遂翻成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帝聞之甚悦中書令李林甫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每以窺邊積年以來蟻聚

為患縱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祕策不興師旅之頒令中使李思敬曉喻羌族莫不懐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筭及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中朝蕩盡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今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遂聞克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羗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嚴險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勸取之

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為慰也

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中𢙢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為平戎城

天寶八年六月隴右哥舒翰率河東河西靈武及突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吐蕃石保城援之更令神武軍分兵鎮守是載又於木剌山置横塞軍城及安壮

大都護府命郭子儀領其後拜武衛大將軍後移橫塞軍城及安北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橫塞軍為天德軍子儀仍為之使

十三載七月隴右哥舒翰以前年之役收黃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洮河郡於積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積石軍使臧奉忠為洮

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代宗大歷三年十二月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節度馬璘為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以邠寧慶等州隸入朔方時朝議以馬璘孫軍在邠州不足捍蔽遂徙郭子儀軍自河中居邠仍兼邠寧節度令馬璘居涇自是京師寧晏
五年徙置嘗悉栢靜恭五州于山險要害之地備吐蕃也

八年夏城奉天縣以備蕃寇

是年朝議以為近歲蕃戍入邠寧之後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宰臣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與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

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
戍人夏收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閲月矣令運築並作
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
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
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
後與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
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
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

之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
聽悞矣帝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闕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如行
營引辭於延英殿語及邉事涕泗交集由是中書舍人
常衮率常侍給舍諫議遺補一十八人詣閤門請論事
有詔三人一引各盡已懐帝皆畢詞聽納乙酉勑曰自
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
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太和濟

于群生洽於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葢有德化
之所不綏招懐之所未諭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
暴禁滛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黄帝堯舜禹湯之
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内愧中夜再興
至如易簡寛仁恭默元淡素懐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
統已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
江湖海島伏戎數革其在右武安能斛嚴所以請於宗
廟親授經略誅詰姦宄摧殄暴强三年之間方内底定

此皆皇天佑我烈祖群后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勲于國家保萬姓于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邪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常棄細過庶弘大體疆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誠勑不令掩襲兼約游騎不許擒生庶或誤之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賜柔夷綏撫之恩寧殊遠邇故布文告以訓之叙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好玉帛之禮以至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

猒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入我鄜邠驅人之馬牛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龤貽我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鄰豈朕有負於㤪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扞禦且宏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疏求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儻更侵冐必示威刑宜令子儀以上郡壯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

衆嚴會栒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横絶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據于朝那遏當路之塞忠誠以盧龍郴城洎在壮平漢東諸鎮江黄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别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壮會希讓以三輔大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東淄青河陽幽前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

昭義永平總六師衆大舒左右朕内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邉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洛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候惟明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然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部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爾守無黷武經賞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八月甲辰詔諸軍分統防秋將士其淮西鳳翔防秋兵

士馬璘統之汴宋淄青成德軍兵士朱泚統之河陽永平兵士子儀統之揚楚兵士抱玉統之

十一年正月辛巳加朔方五城戍兵及增修屯田備回紇也

十二年秋詔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如奉天行營以備西戎

册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二